

集部

鵞湖集卷四

明 龔斅 撰

記

秋丁壁記

洪武十有四年秋八月五日秋上丁也常歲舉祀成均具太牢以省部官攝獻至是先三日則以命本學祭酒臣某重斯文也前期一日百官具服侍班聽傳制于奉天殿祭酒率司業博士助教正録二十四人從欽上命

也暨回獻官致齊于教樂廳不與雜務嚴祀事也其日自晨及申風雨交作暮稍止人皆曰以聖天子報祀之誠攝獻官承祀之篤君臣一心寧不有格于帝加以聖人在天之靈文運方盛當不爲慮也夜參半雲翳四除天地澄霽星斗煥爛河漢昭回俎豆既陳牲幣既設攝獻官端笏立殿下百官景從庭燎有輝樂舞交作降登興伏環佩珊然牲酒極豐粢盛甚潔配哲從祀分獻畢舉洋洋在上咸若格思退而官僚師生舉手交賀皆曰

祀典之盛天意之符莫此若也于時陪祀者六部官若干人翰林院官若干人太常寺官若干人通政司官若干人御史若干人侍從官若干人春坊官若干人應天府縣官若干人欽天監官若干人本學師生若干人學官則某某摹運書之

白雲菴屋記

國子祭酒仲敏宋先生爲余言滑水之濱有佳處焉地曠而壤肥草木蕃廡可耕可鑿可樵可漁民俗以醇生

菡以息吾家於斯舉十世矣誅茅結構朴而不華負郭而郊居有琴書詩酒之娛無市廛聲利之接軒楹間悠悠揚揚招之不來揮之不去者惟白雲耳因扁之曰白雲茅屋好事者寫爲圖以見寄余宦遊京師往來乎翰林胄監者數年矣寢食弗忘吾白雲茅屋也披圖一覩景與心會子其爲我記之余曰嗟夫大抵富貴利達者之未遇也未有不放曠山林傲睨軒冕者逝將終老乎清泉白石間至其出而用於時也綰墨紆朱登金步玉

回視前日游息之所不啻弱水之隅蓬萊也有能不忘其貧賤所操守者蓋亦寡矣先生獨不忘於是豈有說焉先生家本中原世為官族蚤歲以明經取科第羈紲仕途蓋有慕乎白雲茆屋之趣而莫得者也繼而兵革騷動四方靡寧雖欲求吾白雲茅屋之安而莫適者也晚際明時橫經太學又將酬其白雲茅屋之願而未遂者也儻得一遂所願則千駟萬鍾能移其志耶今老矣且莫有歸休之樂矣觀書之暇逍遥相羊將見白雲長

存茅屋無恙前花後竹左圖右書於斯時也天下之樂又孰有加於此乎余備員司業與之同僚者二年以其說有默契乎余心乃不辭為之記

上饒縣新修學記

上饒舊學在府城西去城二里許元末燬廢不存國初禮樂未興不遑暇者又十餘年乃洪武庚戌始詔天下郡邑興學校置教官訓導之員選民間俊秀子弟入學肄業維時上饒令丞多故未能作新於城西北隅草創

學舍數楹卑隘殊甚後三年玄默困敦春永嘉林從事
永以經學充貢于朝來尹茲邑至學之頃顧瞻徘徊嗟
嘆久之詢于衆曰廟可後乎曰不可非廟無以祀先聖
曰廡可後乎曰不可非廡無以祀先哲復曰學可後乎
曰不可非學無以善後進乃白之大府白之守禦官府
官某某守禦官某某咸是之議以府治後之東度地經
始焉庀徒鳩工出俸以給餽食掄材於麓陶甓於滸晝
夜弗休息期年而學建又期年而廟成於是師生有授

受之地官僚有薦裸之所既完教諭汪珵美訓導姜奭歐陽謨來請記歲月余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自三代迄今斯道不廢良以是夫君以之歌頌太平臣以之尊君親上庶人以之移風易俗所以振起綱常扶植世教者豈細故哉三代而下文風之盛莫宋若也德祐之季武臣倒戈恬不爲異死難輸忠無非學者載在青史歷歷可覩由是論之學何負於朝廷哉吾黨身任教職幸際明時惟當勉力不

怠期無負聖天子嘉惠斯文之意其於歲月本末則不可不書

繞林巡檢司新創廨記

江南地多險阻界乎饒信之間者曰文山其地山高而崖谷深道隘而草木盛倉卒有變鄉民率據險自固習爲故常往往拒命官府患之元末居民恃其要害反覆不常者二十餘年本朝汛掃寰區削平姦宄華夏蠻粤係頸闕庭至洪武二年山之餘孽猶固守出没爲民害

弋邑爲甚焉主簿潘其雖屢率丁民備禦稍獲平寧而盜之根本猶未拔乃圖狀上聞議以邑之北鄉繞林創置廵檢司以扼其吭朝廷可其議庚戌以滁人孫茂夫來董斯任即其地置廵檢司府縣擇民之强壯者驗丁糧設弓兵百人以付之始至百務未集人皆難之未幾賊悉悔過爲良民茂夫相地之勢披荆棘畚土石鳩僝徒官舍鼓樓舉合法制若固有之事不勞而集賊不殄而平且三年矣民皆德之咸願勒諸石以識其美來徵

余文因爲詩以美之皇朝受命奄有萬方蠢爾山寇乃敢陸梁饒信之區古稱厚俗不悍而剛不阿而睦文山逆黨何獨不然憑險負固爲亂之源弋邑在邇不遑寧處雖有良民誰能禦侮州縣上議設置徼廵謂此繞林據其要津首命茂夫職任斯稱付以弓兵百爾强勁銜命斯來誓不俱生忠憤所激不殄而平芟其蔚薈鉏其阻險樵牧耕桑一無舊染早衙夜鼓詰慝刑姦惟懷永圖匪曰壯觀吠犬不驚流移休息民咸曰嘻斯寧之德

願識厥美勒之堅珉刋此頌聲以勸後人

許存衷歸田記

余曩年嘗識清漳許存衷於燕山於今二十有六年矣旃蒙單閼秋蔡君孔昭來尹上饒孔昭則存衷之外姪也首詢存衷無恙未幾漳郡馮廣文性初以領薦還道玆邑乃得奉狀問起居明年其嗣某來獲復書慰答因索余歸田之文余何靳一言以續久要之好存衷漳之右姓也其居在龍溪郭外若干里有良田美池可耕可

釣築室種樹決渠灌花自足終老之身無所事乎功名
矣所以不遠萬里涉江泝河旅寓幽燕崎嶇海岱者蓋
將得禄以榮其親也由是自定南砦徼廵官一再遷秩
府縣親亦榮矣中值變故兵革屢興存衷復倦於仕途
乃翁以八十之齡垂白堂上不欲貽憂膝下一旦遂棄
禄歸耕蓋將盡菽水之懽於晨夕也昔潘安仁嘗曰太
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屑屑從斗
筲之役乎因賦閑居歸田以自見今存衷之心殆彷彿

予安仁矣遂為之記而系以詩云清漳之濱龍溪之濆青洋之村有田一圩有宅一區許子之廬元運將窮漳民洶洶弄兵起戎城郭破殘武臣怠官邊郡膽寒許子靡寧倡呼白丁奮揚義聲不日掃除誅其兇渠民莫厥居稂莠既芟錫爵實堪官于定南晚值搶攘職名屢更公論弗行嚴君耄期旨甘或違翩然以歸賣刀買牛易其田疇紓親之憂青洋西東禾黍芃芃允為良農長稚檀欒歲時忻懽遺之以安久闕贈言記其歸田千里饋

焉

南溪舊隱記

南溪舊隱者國子博士茶陵譚子發之別業也由其地在茶陵之陽故曰南溪以其上有先人退休之居故曰舊隱茶陵於湖南爲文獻之邦譚於茶陵又爲禮義之族南溪得山川之秀擅丘園之美市廛無侵聲利罕接誠負郭之佳處也元末兵草四興故家大族悉爲丘墟南溪地迫闤闠去家竄遯譚避他邑辛勤來歸故宅靡

存改卜其上因復初元先生爲題南溪舊隱四字故名焉洪武壬戌冬余爲國子司業時譚適爲博士與之遊者六七年屢以記爲請江右雖西接湖南余不及一親迹其地昔弗及知今弗及見何以記爲因諗之曰子之南溪也昔也必有茂樹修篁奇花異石可以遊目適情者固無恙乎曰無有也必有亭館陂池高堂廣廈可以燕遊止息者固無恙乎曰無有也曰若是則竹樹荆榛池臺瓦礫矣謂之舊隱者何哉然而兵燹之變四海皆

然不特爾之茶陵也廢興之事古今皆然不特爾之南溪也縱不能保之於既往獨不能振之於將來乎攺卜之說固其宜也近年以來附郭之地至難保也不見侵於官府則見奪於世家得僅存者亦寡矣今南溪猶爲青氊故物夫豈偶然也哉水光山色可以暎帶左右者猶在也煙雲卷舒可以怡悅旦暮者長存也池可以漁畦可以蔬肯堂肯構有其人矣可濯可湘有其地矣可以來清風可以招明月數椽之居萬間之厦無不可者

有志者事竟成也譚悠然而笑曰是未足以盡我之美也吾上世家藏經史圖畫及宋先輩所述遺文若干卷雖在覊旅危困間未嘗闕失此乃非他族所可及先生其以是記之余既重其請復閱其書味其文賛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墨池書屋記

墨池書屋者太學生潘奎讀書之室也因其居之旁水色如墨故號墨池乃宋翰林羅孟郊之故居曰翰林堂

者是也地在廣東惠州之興寧縣生桀室于翰林之故基而以墨池自號豈將追踪古人耶古人以書名世者無過乎鍾元常王逸少也余嘗於興國得元常之墨池矣復於臨川得右軍之墨池矣惠州東坡蘇公謫宦之所坡之翰墨亦無愧於鍾王斯池豈以蘇而得名耶生今肄業于太學矣躋仕版有期矣苟能以鍾王書法繼美于蘇公焉始有踐夫墨池之跡吾知異日池水之墨又有甚於斯時者苟爲不然雖盡烈徂徠之松爲煤以

此之亦無補也生頗有志於學故記此以勉之云

風木軒記

人子養親之日有限思親之心無窮此人事有不齊非人心不相似也故有盡甘旨於耆艾之年有奪供養於齠齓之日其所遭有幸不幸者存焉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存而養沒而思或歡焉或戚焉但盡吾心舉不失其爲孝矣永嘉涂君叔秉性至孝好讀書自幼不省恃怙但知有思親之悲而不知有養親之樂者每讀

詩至蓼莪篇未嘗不掩卷涕泣此非其所遭之不幸者與闕軒數楹寢食其間因取吾丘子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之說顏之曰風木軒以寓其孝思不忘之意軒之左右茂樹蔚然時當卉木萋萋淑景將暮霜露既降枯梢號寒於斯時也風木之思惕然予懷若割創鉅矣介其友人甚徵文於余記之余曰悲夫叔秉果知風木之說乎大抵世人於親之存也率不知事親之樂也及其沒而知焉則已晚矣風之未動木也亦不

知静之爲美也及其呼號奮激揺撼不止而後知焉則亦未如之何矣借使涂君親不亡養不衰不知其心亦知其爲樂否乎蓋必知之矣余謂涂君之不幸又有甚於他人者世有處貧窮患難而不能盡其養者有之矣至於富貴而思焉每懷不自足之心如仲由者未如涂君之幼孤一不能身親其養其思慕之心當何如耶君昔爲胄監生見同舍有告歸省謁者而不與焉今居官見同僚有以禄迎養者而不與焉寧不有動乎中耶由

是而思親之痛愈深而風木之悲愈切矣遂爲之記

蘭竹軒記

嘗思古人寓意於物矣或美其才或美其德二者固皆足以寓意焉然才之可取莫若德之可尚也上饒傅夢野以蘭竹名其軒人皆以爲取其才吾獨以爲取其德傅上饒故家居于玉水之湄舊宅燬于兵燹更卜數椽棲息其間藝蘭盈堦種竹繞舍爽徊徜徉與之爲徒亦久矣蘭則怪石嵌空紫莖緑葉幽香旖旎可佩可紉露

花蔵㲯誠可以玩目而適情矣竹則葉如翠羽筠如琅玕曉月嬋娟緑影滿地隆景晝赫清風徐來誠可以滌塵襟而祛流俗矣此特其才之美也在他人觀之則以為夢野之所尚者在斯而名軒之意亦在於斯余則以為不然古人有言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則蘭固善人之儔矣又曰竹存君子之操則竹固君子之行矣此乃其德之懿也夢野之在鄉邦也鄉邦稱善人在友朋也友朋稱君子善人君子固夢野之素履取以名其軒

豈在此而不在彼與然則楚晥淇園舉不足爲吾夢野之輕重矣

深造軒記

余爲胄監之明年昭武張原哲謂余曰吾鄉三華山閩山之最佳處也岡麓之奇林壑之美有不可得而備述者焉泉清石白竹翠松蒼掩映蔽虧千態萬狀騷人詞客過之者莫不悅其奇勝終不能一朝以居豈天地鬼神所秘惜不輕以畀人耶吾鄉吳定翁居之定翁自元

末佐治建郡覩世事日變遂棄官晦跡於斯築室種樹引流鑿池日與良朋益友徜徉其間或瀹茗清談或斗酒相樂故邑之賢人君子亦往往樂與之游闢軒數楹顏曰深造蓋有取乎孟軻氏之說也以書介原哲徵文於余余家信之鉛山與昭武接壤室邇人遠未獲一跡其地姑以原哲所稱道者爲之記焉大抵求道之心人皆有之往往不能深造其域者由其剽竊緒餘耳聞而道聽以是欺世駭俗而曰我能深造吾未之信也蓋必

真有得於其心則居之安資之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此窮理盡性工夫豈日用常行之道比定翁顔以是說必有自得之學矣余老矣奔走於圭撮之禄不能高蹈遠引以相從於心寧不自愧它日或得遂余歸老之願青鞋布襪弗遠數舍陟岩莬越巖谷一往觀焉志願足矣故樂書所聞以爲定翁記

壽萱堂記

壽萱堂杭州李愚若虛養親之所也堂在仁和其地爽

亢幽隱背郭面流有園池之美爲屋數楹樹萱草數十本雜以竒花異石四時蔚茂南牕北牖清温有其處焉山樵水漁㫖甘有其具焉顔曰壽萱良有以也嘗讀衛風伯兮之詩有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由昔人久别懷思視諼草以忘吾憂如見其人耳然情愛之鍾莫切於子毋也若虛之心豈不以出處不常恐貽綫衣之念欲其親視萱草無恚以忘其惟疾之憂而寓之斯耶謂之壽又若虛愛日之誠一喜一懼俾永其親年以待它日

鼎茵之養耳非萱之壽也親之壽也李故家大梁父遊宦於杭因僑居焉父早喪鞠於母孟氏孟氏今六十有九矣謂之壽萱也宜哉天朝文治大興萃天下古今書籍板百萬計將以同天下之文也簡編錯亂召四方文士繙閱之若虛應召以來晨昏銓次幾一寒暑思親之念常往來于懷屢請一言以爲壽萱堂記於是乎書

雪窗記

國子司業吳性傳先生即其寓館中庭之後闢一室焉

高廣不數尺置一榻其中僅可容膝墁以白堊素潔可愛號曰雪窩以爲晨夕燕息之所絶去聲利流俗脱然先生年甫踰六旬而龎眉皓首公暇之頃婆娑其間日光玉潔人室輝映四時如冬俗眼觀之不啻越蓬婆而望西嶺也謂之雪窩不亦宜乎屬余記之先生莆田之老儒也與余雖有江閩千里之隔晤言則未而姓名出處彼此相聞洪武庚戌朝廷興舉學校余分教廣信先生分教莆田俱十年不調秩去年秋同被召爲四輔官

居月餘同以老病乞歸田里今年夏又同召入國子學
仕止進退心同迹同皆不期而遇雖平昔久要未有若
是其巧者余焉得無一言以紀其實先生涉獵經史於
傳記百家靡不考索稠人廣坐議論風生見者莫不以
爲老於學者今聖天子崇重斯文一新胄監先生宜橫經
講學啓廸英髦振起儒宗以聳四方之觀聽至若汎掃
一室遊焉息焉乃與時歸老之心非今日所宜事者誠
未足以鋪張其美也雖然邵堯夫一代偉人猶以安樂

窩自奉是則雪窩之記余所以慨然而不辭

愛日堂記

越胡本道築室于諸暨之舊廬將以復先業也以愛日扁其堂以養其親也不曰愛親而曰愛日意有在也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或在或亡謂之愛日不可也惟矻矻孜孜惟日不足頃刻弗亡于懷乃愛日之誠耳且日行于天晝夜循環歲月如流忽忽不返昨之如漆者今日而星星矣今之渥丹者明日而枯槁矣孝子之心得

不惕然而懼耶春日載陽淑氣和煦南薰時至晝景舒遲秋陽熙熙殘暑盡退霜晴冬愛祈寒自温當此之時親之樂無涯孝子之心得不躍焉以喜耶本道越之右族也少孤奉偏慈之訓學業底成中值兵革避地鄞邑辛勤來歸築室種樹其地盡旨甘温凊之奉故有是名母夫人趙氏故宋大丞相鼎之裔孫本道則元進士筠翁之外姪一中之猶子也歲辛亥本道領薦爲玉山丞後二年來需余文遂爲記

四德堂記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四德之原於天而具於人者也一見於易之文言一見於春秋左傳孔子不曰本之春秋穆姜不云本之易其古有是説邪吾不得而知之矣信之玉邑翁氏顔其居曰四德堂其有取乎易邪抑有取乎春秋耶吾亦不得而知之矣翁氏曰舊築堂於邑之南鄉去郭無半舍爲屋若干楹背山臨流竹樹交映

棠棣爭秀桂蘭齊芳是扁也意謂上世積善之深嗣續之遠始則聚族於居後世散處他邑世次日久歲月愈多昭穆一失遂成塗人皆由譜系不明之故也今欲祖孫相承別以編號則雖百世之下綱舉而目張蓋天道始於元故一世而元二世而亨三世而利四世而貞五世以下別立字以繼之斯堂之扁將以為一宗姓之權輿也需余文記之余曰古者天子因生以賜姓此得姓之所由始也翁之得姓亦久矣其散在天下者不知其

幾千萬指使其初有能如士白因世系以統一之何患昭穆之不序耶嗚呼元以下固可得而言焉元以上則無可考矣余既有以慶其將來而復發往古之一慨以其有關於世教也甚大於是乎書

郭氏望遠樓記

余嘗究觀事物之理矣有期於心而責其必然者有不期於心而得之自然者是皆有一定之天初不在乎人心之期否也如射之一發而破的此心之所主在於必

中謂之無所期不可也如空谷之應聲聲發於此而響應乎彼謂之有所期亦不可也廬陵郭氏築室於秀溪之上顏之曰望遠樓夫樓者可凭高而縱目意其地必有平原曠野江山開闔煙雲卷舒一覽千里之勝暇日可以遊目登眺如韓子所謂升高而望遠者乃不然也其意以為自上世積累至今子孫猶能以詩禮世其業自今以往豈無一二子孫復能以詩禮昌吾宗耶徵諸上者其遠既如彼望諸後者其遠又如此非以遊觀景

物之樂之美求自快於一時也此有期於心而責其必然者郭氏與有焉或曰是心也人皆有之孰不願其後嗣子孫之賢而有千駟萬鍾者哉顧得之不得則天也何必期望哉余曰不然昔漢于公治廬舍謂梓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寃後世必有封者宋王晉公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厥後西平侯果能踐于公高門之言魏公果能成晉公三槐之志由是而知責必於天者必有所主於中非妄為之説也古人

有爲之者豈必郭氏哉嗚呼郭氏其亦有主於中否乎

遂爲望遠樓記

明志堂記

江南山水之秀無過於錢塘人生其間亦皆秀出而穎異非他郡可及豈髙厚所鍾不能盡洩其靈氣而發于人乎何其濟濟之多賢也秀才李熾錢塘之白眉也年少而質美學博而才富其上世自淮游宦江南僑于錢塘之餘杭縣洪武丁卯以邑庠充貢太學戊辰以善書

選入中書科兩年之間再遷文翰亦可謂出類拔萃者矣其故居東瞰西湖西對天目讀書其間徐子常爲題其扁曰明志意有在焉需余文記之余曰汝亦知子常之意乎葢謂錢塘湖山之美適足以喪人之良心此志之不可不明也若夫平波曳藍疊巘攢翠荷香桂子釣叟蓮娃固可以供斗酒篇詩之娛矣有志之士不在于此也壺觴縱横獻酬交錯歌舞彌日管絃沸天固可以偷一晌之樂矣有志之士不在於此也然則志何為而

見耶古人有言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自聖門觀之如顏淵季路之各言爾志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之各言其志則道德功名不較自可見矣今子之志也其在於道德耶其在於功名耶吾知其不在於富貴矣此正君子之所當明子常之意或在於此

介石圖記

進士何奎西江之儒家子也其居在南昌之璜溪嘗築

室溪上讀易其間扁曰介石蓋取諸豫六二介于石之義也洪武甲子肄業邑庠丁卯升入太學明年戊辰舉進士得一圖大不盈尺危石古籐狀甚險怪有確然不可奪之勢心甚愛之以其有合於昔日名齋之意也裝潢為軸需余文記之余觀豫之為卦其貞坤其悔為震雷出於地其奮也勃焉故為悅豫之象六二中而得正較之上下之溺于豫者大不相侔此介于石之占所以有取於斯也其在人也茍有快於其心者必悅悅之甚

則欲動情勝而樂生焉由其易以溺人之心溺則失其正而反憂故不得不介于石以防制之此作易聖人假象示人之微意也奎也家學有源於易深明進退存亡之幾初年學之有成頗有悅豫之心慮其悅之過而或怠故取此以戒謹之繼而榮名鄉貢又繼而榮登科第安得而不悅豫哉矧令成名方盛之年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又安得而不悅豫哉在他人則喜溢于辭色間奎也惴惴焉猶恐吾斯之未能信非有安靜堅貞之德

其能介然如石而不陷於悅豫之久者乎由今不以富貴榮利悅於心而以道之在我者爲悅焉養親則菽水盡其歡俾悅不在已而在其親處兄弟則怡怡焉盡其友愛俾悅不在已而在其兄弟是則介如石之心不以宦成而或怠其不終日貞吉也宜哉吾想其名齋未有斯圖也斯圖之作未必爲名齋設也齋創於彼圖得於此其偶然耶非偶然耶不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鷲湖集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謄録監生臣雷　琳

鵞湖集卷五

明 龔斆 撰

序

送周典簿倬張學録溥使高麗序

皇帝奄甸萬邦溥海内外無小大遠近靡不修職貢臣順於朝洪武十有八年高麗復遣使航海獻方物奉職惟謹秋七月詔諭之難其人以學校禮義所自出乃命典簿周倬學録張溥偕行賫詔誥往賜其國王俾世襲

爵士六館之士咸賦詩以餞俾余序之余曰是行也汝知之乎方今皇上之所以聲教遠被者以德也非以力服也外藩之所以來歸者非畏威也懷德也若夫土地之廣甲兵之富將卒之精強財粟之充牣彼固知之何待諭之於言耶皇上宵旰興懷勵精圖治以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惟恐一夫之饑寒皆吾赤子之顛連無告者未嘗有中外之間也彼君長其民者果能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心以教養其民使草衣卉服之民悉化爲衣冠

禮樂之區中外同風實於吾二丈此行卜之也使乎使乎吾知爾之必能專對矣

贈石鎮歸省餘杭序

錢塘爲古杭州由餘杭而得名耳雖僻在海隅而山有龍飛鳳舞之竒水有左江右湖之險民物繁夥財栗充牣宋仁宗以爲東南第一州不虛語也余往年嘗目覩其盛矣暇日登鳳凰山覽南宋之故宫輦路寢園猶有存者過六橋弔蘇公之遺跡而水光山色舉在目前詠

月香水影之詩歌釣叟蓮娃之曲則逋仙蕭散放曠之懷栁詞清新飄逸之風皆可以想見其當時矣不跡其地幾五十年靜言思之如隔夢寐不知年來風景還有同與意必有良才秀民生其間而未之見也乃洪武乙丑生員石鎮與同郡何復初俱以歲貢肄業胄監已三年觀二生之聰敏好學大異於庸衆人豈湖山之孕秀猶未泯與戊辰孟秋石生將歸省餘杭需片言以自勗余曰此仁人孝子之良心有所不免也生今肄業上庠

以求事君之忠也還故鄉以求事親之孝也忠孝兩盡人生之志願足矣余於此復有勉焉生二親方富於春秋正以禄為養之時温凊旨甘必無久暌之理毛義之檄可指日而捧也

贈劉叔勉奉使西洋回序

大明既受天命奄有萬方薄海要荒罔不率服上圖籍修職貢以請吏于朝聲教所被曠古未之有也洪武二年春皇帝若曰海外之地不内附之日久矣盖自中唐

以來五六百年於兹然亦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朕豈忍棄之不使沾中州文明之化哉其令劉叔勉持節往宣朕意承命喜躍即日就道海舶間關風濤萬里三年夏纔至西洋其渠帥戎落越境出迎叔勉以皇上之意慰諭再三莫不感泣舞蹈遂奉表入臣嗚呼往者陳氏據漢沔張氏據浙右皆密邇王畿豈不聞聖朝德化乃百戰死守天兵四合方始克之今海島遐荒道里隔絶乃聞命即至其故何耶得非吾叔勉掉三寸舌

折以大義使薄海内外心愜神服使之然哉使叔勉早見用於朝吾知四海之内當不煩兵而來矣叔勉歸徵文於予予故述之以叔勉見用於朝為天下賀復以叔勉見用之晚為天下歎也

劉彦彬之官錢塘丞序

玉非追琢者必不工金非淬礪者必不利信乎君子學以致其道焉江右古稱多美士而廬陵又四忠一節之邦豈無才德之士生於今而未之見使人憾焉監生劉

彦彬安福人也其質美其才良温乎如良金之在鎔美玉之在璞也明年以例授杭之錢塘丞來拜别且乞一言以自勉語之曰古者明經將以致用非虚文也故學必有以善其政政必將以行其學錢塘風俗澆漓地有湖山之美雖以梅聖俞蘇子瞻之賢猶且留連於歌舞嬉遊之樂彦彬當恪守此心不易其操可也矧令吏弊日滋官守日替彦彬又當卓然自立俾儑鶩行以進者皆屏氣而不敢喘焉其治效必有大可人意者其於斯

文其於學校豈不與有輝焉彥彬勉乎哉

送弋陽潘主簿之官廬陵丞序

潘侯雪舟以弋陽簿遷廬陵丞葛溪父老走相告曰吾邑兵荒之餘民物凋弊賴我侯以剸治良才贊理輔化流徙者日益以還荒蕪者日益以闢假我數年將復承平之運矣何嘉惠不終繼有他命吾將焉歸乎因解之曰侯為簿於此將七年不為不久矣爾民蒙其惠愛不為不多矣郡縣者天下之郡縣庶民者天下之庶民昔

者豈獨厚於兹令焉乃反厚於彼耶蓋天將溥其仁朝廷將均其惠猶慈母之乳其子離繈褓則亦已矣又何仰望而終身耶且簿之與丞其職雖不同而心則同也為簿雖遠於令而近於民為丞雖遠於民而近於令昔之不得以行其志今可得而行矣今或不能知之者昔固嘗知之矣推昔者之所知見之今者之所行吾知潘侯去此而政教為有加聲譽為益以顯矣爾民何以一已之私而奪天下之公義哉侯以剛介自持甘貧而守

道七年無失德邑人念之如父兄今居廬陵必能大其剛介甘貧守道之心他日為守為令於他郡縣廬陵之民思之又將有甚於茲邑之民也侯以為何如

程伯賢北歸序

古之君子必積學數十年而學始成必積德數十世而家始大茍無積累之功吾未見其成且大也河東程氏居晉之翼城相傳以為春秋程嬰之後洪武辛亥有恒以明經充貢于朝授同知廣信府事下車之初首詢訪

遺逸勉勵學校凡郡之故有不便於民不合乎法而未除有利於民合乎法而未舉者即罷行之略無壅滯意其必有家承之學也明年春乃翁伯賢先生秉絲輿來一見傾倒曰吾老矣所以不倦數千里者非為養也特以教子辛勤慮其未練世故而墜我家訓耳先生嚴毅端方不尚華藻友朋間每一相過必倒屣出迎或酣酒賦詩笑語移日出辭吐氣舉合法度乃知家學有素也乙卯春有恒改調開封吾友朋間以先生尚留未至悒

悒冬十月遣人來迎至汴信之文士不忍先生之别相率賦詩以餞其行俾予序之

送住上人序

佛氏之學惟江南為獨盛喬山巨嶽往往為佛氏之居堂殿擬王宫燕室之雄夸於甲第鄱陽較之他郡為尤甚焉故自六代迄今以其學倡者不可殫紀比歲兵革四興饒之寺俱煨燼而天寧僅存未幾又革為黌宫其徒皆散處村落丙午夏余過餘干間有住上人者以儒

術教授溪西來訪余余詢其法嗣曰吾天寧徒也授業之暇猶能以字畫詩法自娛似若厭其師說而有慕於吾儒者豈因其寺之廢而亦將改轍焉是亦可謂善變者矣因語之曰人生斯世也不為孔孟曾思之學以淑諸人則了達心源以求其在已者而已外此未足與論也二者之學吾師將兼有焉深造之幾在擇而處之何如耳

朱空谷遠遊序

有爲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來謁余於學宮未幾度閩關遊武夷訪幔亭宴曾孫之所遂回玉溪將之龍虎觀鬼谷仙巖之秘怪又將濯足臨流浮盱江陟華蓋而揖麻姑於風雨烟霞之外又將躡舄閣皂振衣洪都以謁許葛於白雲之鄉是行也豈不瀟灑出塵隨緣放曠又何必曰求師訪友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密意

却在汝邊此無他反求諸已而已莊周嘗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覽覽若此也方今隆景晝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樹濯清泉琴鼓南風巾掛石壁縶職于官頗莫之遂視吾子逍遥相羊惟意所適方企慕之不暇也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伎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全虛空谷其號也

鉛山八景小序

鉛山欵附之明年州守羅仲理撫綏鉛民咸奠厥居斆時去故鄉六年矣兵燹屢興遺年凋喪顧視平昔嬉遊之地鞠爲茂草俛仰今昔爲之惘然及覩侯所擬八景詩而昇平之風悠然見於詠歌之際獨惜夫侯有是心而不及見吾鉛之盛時也若其者目擊其盛衰安得不以之興懷也耶追思往日之見聞繼以方今之詠歎囿斯民于春風和煦中者復深有望于吾侯也友人王原

善既序之因賦近體八章古體八章總一十六章復爲小序以冠篇首

鶖湖晴翠圖序

由廣信郡城南行七十里有山曰鶖湖矗起乎屬城鉛山之北如龍驤鳳躍上摩青霄暮靄朝嵐變態萬狀其麓則竹樹林壑掩映蔽虧軒豁端倪若隔河濟而望泰華也考其得名之始則出自吾家其説謬悠莫可盡信唐僧大義結屋其下層樓高棟金碧絢爛其後紫陽

朱夫子暨吕伯恭陸子静子壽三先生講無極太極於其間而地益顯地當孔道閩浙往來之人車馬憧憧冠蓋相望夾道十餘里間松風泠泠脱然流俗過之者如遊化城如登閬風鮮有不留連徘徊於斯須之頃也西江張德明為征官於鉛者四年金陵孫景周作鵞湖晴翠圖以餉之洪武戊午德明解印東遊將以斯圖博求題詠請余序其左方余曰江南山水之勝何處無之豈必鵞湖哉德明昔年為吏於西江而西山南浦之勝殆

不減於是哉繼而贊戎幕於盱江而麻姑軍山之勝亦不減於是矣又繼而守九江湖口驛而匡廬五老之勝尤不減於是矣推此以求異日遷秩而之他將無往而不得溪山之勝也然兹鵞湖也吾家寄跡於斯數十世矣未甞為勢家所奪今德明持此以歸豈欲分我華山白雲之一半耶詢其然德明笑而不答

翁氏景石圖序

余嘗讀韓魏公醉白堂記而知古人景慕之心矣孔子

寤寐弗忘於周公孟軻終身之憂在于不如舜其景慕之心為何如哉信之玉山素號多美士翁元吉氏又絶出乎羣公以經學詞章馳騖乎元季六邑之士靡不推轂焉其子士白又能紹其餘業以胄監生分教保定筮仕于永平治效有聲幾一考以母喪歸洪武甲子復以明經徵入為國子監典籍屬天朝以經史百家之書凡宋元鏤版于各郡者咸萃于京師以百萬計士白悉校讎銓次其錯亂者補葺其朽腐漶滅者鳩工不百十人

速有成效暇日復講明舊學以增益其弗能非有家學之素疇克爾耶一日持乃翁小像裝潢為册復寫已之肖貌於其後題曰景石圖以示余且求文為之序余曰嘻子之心我知之矣豈非有慕乎奮建者乎漢人家世之盛莫如萬石君而奮建父子名最著後世稱父子相繼者靡不曰奮建云翁氏固多賢元吉士白又其最著者謂之景石也宜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此之謂歟吾昔典教信郡庠今復佐冑監與士白遊者二十

年故樂為序之

題楊南秀才枯木圖序

楊南秀才者會稽儒家子廣信幕長張君邦秀之甥王山貳宰胡公本道之高弟也洪武壬子二公並舉秀才居今官乙卯春甥舅師徒相睽者踰三年一日具行李書冊來省謁于氷玉溪山間因得龍虎羽人方方壺以幅楮寫老樹枯藤圖以遺珍玩之餘裝潢為軸需余序之余曰謬矣哉方壺之畫也楊南秀才年富而才俊神

清而氣腴吾方以棟梁之材期之今乃繪擁腫樗散之木以為腊豈志士之心哉夫人幼學壯行固將大有為於世不與草木俱腐可也是行也豈渭陽之情久乖音問良心之發不能自已者乎抑前日所學于師者有未能洞徹其緼輿將假館以卒其學乎有志之士宜於此而覸其懷抱矣若夫溪壑之幽畫圖之妙他日名成身退徐而論之未為晚也

樟林小隱序

余嘗訪材木之説於匠氏矣曰材之大者莫過於松栢材之美者莫過乎豫章每登山而望焉其以千萬計不可勝用者舉松栢也其以一二計不可多得者舉豫章也然棟梁之用必松栢而不豫章者豈不知其材之美者耶特以少産而不欲輕用焉耳上饒之西若千里有佳處焉良田美地可耕可鑿清泉茂樹可坐可湘有喬木數株蔚然成林冬夏長青不見其改柯易葉疑其必松栢也詢之野老乃知其為游用文氏之居所謂樟林

小隱者是也迹其地而覲之則豫章數十枝幹挺立有自負其才不屑世用之態故家喬木信有之矣用文定夫之裔孫上世由汴徙閩寄寓於此余時與用文未相識也後十餘年余教授廣信用文分訓邑庠始獲與之游見其質美其才良復不以功名富貴為意乃知向者所覲樟林之佳真造化之所鍾靈氣之所孕育者也洪武庚申余入為四輔官用文以序屬余余未暇述明年夏余再被召入太學為博士用文復溫前請畧書所見

以寄之他日重逢尚當爲用文賦詠

贈鐵松序

浙右古稱多剛介之士沿漢唐宋以來比比有之於今未見其人焉吳興費元振以賢良方正貢于朝筮仕于江西憲府乃洪武乙卯冬廵歴于饒信相見之頃其容貌嶷嶷焉其辭諤諤焉及得其行卷閱之則鐵松其號也信矣乎名實之相稱也如此夫或曰鐵之與松本非其倫也鐵者金之屬金於行爲西於五常爲義義主斷

制而屬乎秋松者木之類木於行為東於五常為仁仁主發生而屬乎春合而一之無乃不可乎余曰嘻子豈知之乎夫名號之稱所以比其德也以元振之剛介清修居仁而由義方之鐵則不足以盡其發生之仁方之松則不足以見其斷制之義合二者而號之斯足以盡其德矣或者不能答余遂為之歌曰以為鐵兮松之鬱鬱兮以為松兮鐵之栗栗兮有斐君子端靜專一兮鐵兮松兮可以比其質兮堅貞自持永保終吉兮又歌曰鑽

之彌堅莫堅匪鐵兮仰之彌高莫高匪松兮堅高不同心則同兮百煉之剛造化為工兮凌厲雪霜閱歲月而不窮兮立懦廉頑君子之風兮元振西還書以贈之他日聞有簪鐵冠坐栢臺凜乎如鐵松之高潔必吾元振也

瀫江秋色序

浙水之源出乎西安者曰瀫江瀫江之水合常山江山之流會于西安之汭二水交流其文如縠由是而得名

馬監生楊如家其間天界宗泐季潭書瀲江秋色四隸書以遺如如將寢詩于六館善吟者請余引之余曰嗟夫地之名勝所遇亦各有其時乎瀲水交流非一日也開闢以來固已有之未有能值其美者如也生乎今之世而擅美于太古之前其水之幸耶抑如之幸耶愚溪固零陵之一水也由子厚而得名耳濂溪固舂陵之一水也由茂叔而得名耳嚮使零陵不遇子厚舂陵不生茂叔則愚濂二溪特殘潢斷港耳尚能流聞于後世耶

此則水之幸也夫山之高者雲雨生焉水之深者蛟龍出焉方今濟濟多士未有如如之秀出而穎異者茲非地靈而人傑歟此亦如之幸也余聞瀫江之景至秋爲最佳平波粼粼鴨綠如染天光雲影逈映青空霧嶂晴巒倒浸深碧與夫斷烟踈柳古木寒鴉紅蓼白蘋丹楓黃菊所以遠連江滸近匝水湄者不可盡述此固丹青之所不可描綺紈之所不能及者謂之瀫江秋色不亦宜乎余以豆區圭撮之祿奔走仕途不見此久矣安得

并刀一剪半江之水寘諸左右娱老景之心目乎如也必不我靳

止善堂序

寧海董士勉長理幕于西江揭其讀書之堂曰止善徵余言朙其閒余曰至矣哉止善之義乎夫自脩身至於平天下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遷者求必至於是而後已焉是則所謂止也於所止未能知當求所以知於所止有未能得當求所以得是則所謂勉也苟不勉焉

以造其極而欲止於至善吾不知其可也在易艮之繇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在書益稷謨禹曰安汝止嗚呼止其所而至於安將無事矛勉矣譬之水小而源泉之混混大而江漢之湯湯其不至於海則不止也觀君之志豈止於佐理官長桼牘而已耶將博洽經史追蹤古人又將輔弼謀猷建功立業使後之為學者咸曰董生不以此自足於心而所止若此其善焉吾不如董生是可愧已由是而勉焉以造乎其極後之居官者亦咸曰

董生不以此自足於心而所止若此其善焉吾不如董生是可愧已由是而勉焉以造乎其極是斯扁也非惟自勉且以勉人耳雖然世固有為山未成一簣而止者亦止也謂之至善可乎寧海古鄭子國漢于定國之所居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當時稱其廉明比德於張釋之君今佐理幕有能聲西江之民歌之又將比德於于定國也董君勉乎哉

閏三月三日水南分韻賦詩序

上饒古稱有會稽許下之風以其俗化之美與文華之盛也兵興以來士氣陵夷民物凋弊往者水榭風亭禪宮仙館可為歌舞嬉遊之地者蔽為荆棘修竹茂林奇花異石可為恱目適情之具者鞠為茂草來游來觀者寧不有感於懷然而靈岫琅峯蒼翠掩映所以環列南北者固自若也溪光如練浮梁偃波所以映帶城郭者固自若也賞心樂事復許賡乎乃暮春歸餘再逢上巳積雨新霽道無揚塵草樹歇芳新緑潑眼水南山人萬

一謙會賓友十人方外友五人禊於玉溪之上壺觴縱横談笑終日乃知會稽許下之風未嘗泯也酒半有酌酒於前者曰今茲宴集不減蘭亭敢以右軍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一十六字分韻賦詩以為異日觀美不亦可乎酒未畢而詩成俾余序之

屺瞻詩序

冬官長幕鄱陽彭慶持一手軸過余乃其思親之行卷也題曰屺瞻俾余序其首余觀之竊有感焉夫人之生

也孰不知愛其親不幸而怙恃有偏使吾於凊溫之宜旨甘之奉一得一失膠膠擾擾於心胷間是雖有禄養之榮而不能忘終天之戚戚也此人事之不齊有不可得而齊者吾叔正與有焉叔正饒之故家自幼不省所恃奉嚴君過庭之訓肄業郡庠每藏修之暇晨夕登芝山之麓而凝睇焉松楸陰陰弗遠三舍怳惚之間聲容相接似若愛叔正之就學而冀其他日之榮也及來成均策名科第時陟鍾山之麓而矯首遐思焉康山淮水

如在目前恍惚之間聲容相接又若樂叔正之成名以為今日之榮也由是而知魏風陟岵之詩其次章有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豈不以當時師旅之勞而仁人孝子之心追念其父母於行役之所而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愾然必有所聞乎其嘆息之聲而作是詩與嗚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苟能盡吾思慕之誠隨地無不可者何必屺岵哉余於是大叔正之心而少其志也叔正父年八十猶康强令得禄以為養人生

樂事無加於此矣膝下之奉乃闕焉此屺瞻之云而余之所謂一得一失膠膠擾擾於心胷間者此也余往年僑鄱陽友人樂平魯修為余言其鄉有某氏者少孤多疾附館鄉鄰母某氏日涉溪饋藥不倦其子亦以暮年日涉溪省墓不憚氷雪鄉人憐之為架一橋扁曰霜涉其人痛母氏恩勤終身不履得非樂平風化之厚母慈子孝有自來與觀叔正屺瞻之云使人不能無感

張氏二節婦詩序

國子學録張原啓為余言其家有二節婦焉姑董氏媳陳氏董年二十四適德遠公生二子德遠病且篤時年未四十德遠曰吾家貧子幼汝復有娠不幸蚤棄汝度汝不能自存則從爾志董泣曰我欲與君俱亡恨子幼誓將保爾遺孤使有後於張氏耳無異志也德遠卒董哀毁過甚生一女保抱成人以儉約治家躬紡績教二子長畢嫁娶猶夫之不亡也子曰瑀曰瑋陳則瑋之婦也陳父君從以文學仕他郡竒瑋而妻之男女各一年

二十四亦遇病惟幾董執瑋手而泣曰汝父蚤世吾保汝兄弟冀成立張氏且有後汝亦若是其天耶其命耶瑋亦卒陳日夜哀泣不輟姑曰汝尚少恐不能守陳泣謝曰姑能盡節於其父婦獨不能盡節於其子耶家事無鉅細悉禀命於姑一遵成法今婦姑皆康强姑年六十有八媳年四十有九矣余聞之為之起敬嗚呼人生天地間為臣則死忠為子則死孝為婦則死節此人道之三綱也外此皆細行耳張氏一門婦姑皆不失所守

此古今所罕聞意必有忠臣孝子生其門而未之見也
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别利器借使張父子皆壽
考二婦之節誰復知之

鶖湖集卷六

明　龔斅　撰

說

河洛圖說

或問河圖洛書其不同何也曰先儒以河圖左旋而相生洛書右轉而相克其説然矣然河圖之東北乃乾坎艮震之位而屬陽陽主生西南乃巽離坤兊之位而屬陰陰主殺東北者水木之鄉一六三八西南者火金之鄉二七四九

此則五行之定位也在洛書則因其陰陽生殺而損益之故水木與河圖同宮而火金與河圖易位焉河圖一六居北而洛書一六亦居北河圖三八居東而洛書三八亦居東此同宮也河圖二七居南而洛書以二七居西河圖四九居西而洛書以四九居南此易位也葢水木在陽方而主生故不必易火金在陰方而主殺故當易此扶陽抑陰之義也由是而左旋相生右轉相克之理出焉洛書以水木生數居正位成數居偏方以火金

生數居偏方成數居正位所謂陰陽每每相反者如此

曰左旋右轉先儒固嘗言之矣土本居中河圖左旋則列土於西南洛書右轉則列土於東北其不同又何也

曰西南坤位也坤屬土故河圖以寄於西南歸藏之義也東北艮位也艮亦屬土故洛書以寄於東北連山之義也曰河圖何以五十五洛書何以四十五抑有說乎

曰大衍之數五十河圖屬陽故羸其五而為五十五洛書屬陰故奇其五而為四十五一奇一羸而成造化猶

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常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四分日之一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半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亦此意也或問先天後天其卦位不同何也曰此變易之理不可膠於一說也嘗疑乾南坤北之說矣及觀邵子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之言然後知先天可以上下左右分而不可以東西南北定（立圓也）後天可以東西南北定而不可以上下左右分（平圓也）先天則猶洛書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為肩六八為足為上下左右之理也後天則猶河圖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為南北東西之理也或者有一說以通之謂先天則坎離横而六卦縱後天則震兊横而六卦縱今以二圖縱横觀之乾未嘗不與坤對坎未嘗不與離對震未嘗不與兊對巽未嘗不與艮對此說雖可通但恐非聖人作易之意也姑存其說於此云或問南北東西地之四方也今以輿地攷之廣海嶺南地之南也燕雲涿易地之北也青齊

則地之東岐梁則地之西以後天卦圖觀之南離反居地之北坎北反居地之南東震反居地之西兌西反居地之東何也曰天道居上而俯以示人使觀者居其下地道居下而仰以示人使觀者在其上今以離南坎北俯於上而觀則離恰在地之南坎恰在地之北矣以震東兌西俯於上而觀則震恰在地之東兌恰在地之西矣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非在地之南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非在地之北也仰觀俯察無可疑矣

瀛洲學士圖說為費允中辨

余壯年游燕都獲觀元秘書所藏閻立本瀛洲小象褚遂良題賛其左方以為皆二公手墨余玩其畫讀其文怳乎如親登文學館而睹其盛也今三十餘年矣時靜處以思之猶能記其仿佛旃蒙單閼冬鉛山費允中忽相過袖出一小卷乃龍眠居士筆也其間人物步而趨者三人步而回顧者一人對奕者二人坐而觀奕者二人旁坐者一人執筆而若思若語者二人披手軸而立

譚者二人展畫而坐觀者三人瀹茗者一人皆束帶唐巾與今世衣冠頗相似童子三人一垂髫者捧盆一垂髫者展畫一髽而垂髫者滌茶甌其肖貌冠服甚類往年所見者余以是知其為真伯時畫也嗚呼唐太宗在策府時日與羣公商畧古今講明治道當世之人企慕之不可及真若隔弱水而望蓬萊宜其目之為登瀛洲也嘗試論房杜之勲名人物盖伊周蕭曹其人也次如虞世南以下一十六人亦皆一時賢俊名著府僚豈庸

常才人學子可比擬其萬一好事者往往以琴棊書畫益之以為屏障之玩遂使或者以技藝目之是見重於當朝而反取薄於後世何其不幸一至於此邪余不可以不辨

梅友説

江西憲史艾文輔持其梅友卷示余需余之説余曰友者友其德也昔白居易以詩酒琴為友矣米元章以石為友矣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矣是一草一木一物之

氣味相似者皆可取以為友豈獨梅花哉夫梅之為物也禀歲寒之姿破早春之質凌厲冰雪藻繪篇章窮天地間潔白而孤高者莫梅若也今子獨取以為友是將傲睨米白而致端伯於下風邪文輔曰吾嘗慕宋廣平之賦曰梅花之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直心不改是則可取也是廣平與梅為友矣林和靖之詩則月香水影曼絕古今真有得梅之態度者是和靖亦與梅為友矣吾之心亦若是而已子以為何如余曰嘻

子何擬非其倫哉廣平和靖之出處不可得而同矣子比而同之可乎今子出而仕矣飲冰啖蘗固與梅為友矣他日調和鼎鼐繼廣平之事業可得而許也若夫笑傲河山則非余之所敢知也文輔曰不然和靖之心廣平之心也一處一出時有不同道無不同歧而二之吾所不取焉余聞其言而是之作梅友說

菊逸說

廬陵張師孟喜讀書樂教子築室宅旁為休息之所階

下植菊數十本自名菊逸盖取周茂叔所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夫菊之為菊也不與凡卉爭榮於早春獨敷蘤於風霜高潔之際猶隱逸之士不競利名於市朝而甘遯乎岩穴之下師孟之氣味必有相似者故取以為號焉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徂徠世稱竹溪六逸亦此意也但六逸之志同師孟之志獨為不類耳茂叔謂菊之愛陶後鮮有聞余於師孟見之矣余弗獲與師孟游其子福生肄業成均有特立獨行

之志暇日求説於余余既嘉師孟之遯世離俗復喜福生之能養其志於是乎書

聽雪齋説

江西省郎艾某扁其讀書之室曰聽雪西省士大夫多為詩文以歌詠規美之艾猶以為未足而自信其見許於人也來上饒需余一言附卷末余曰夫雪之為物也發造化之英華藴玄陰之積德不泥於有不淪於無物不能比其真塵不能汚其潔隨寓而存與時上下非有

道德智謀者豈能擬之而後言邪然物之可聽者聲也雪無聲其著於物乃有聲為可聽耳如碎玉春蠶之見形容於古人之詩之文者亦已多矣自非真知雪之有聲而有聽雪之真趣者能若是邪艾曰未也吾之所謂聽雪非此之謂也子徒知雪之著於物為有聲而不知雪之寄興於聲樂為可樂也余暇日歌黄竹之歌鼓陽春之曲却坐而聽之餘韻悠揚清響激烈所以陶寫物情感發人思者曲盡其妙矣又何必著物成聲始謂之

可聽邪余聞之憮然為間曰既聞命矣作聽雪齋說

吴季度字說

國子博士金華吴先生之賢郎吴權字季度求字說於余余觀先生數子皆先後過人季度其最小而最俊者因語之曰古之人本無字由昆弟之多者以伯仲叔季別其長幼如舜之時有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皆是也由是而字生焉子之生也後而第以季

其此之謂與禮曰冠則賔字之所以敬其名也子名權而字曰度盖不欲失初父母命名之意耳大哉權度之意乎其創始皆本乎黄鍾也黄鍾之龠所容子穀秬黍其重十二銖两龠為两而權生焉黄鍾之長九寸十寸為尺而度生焉不如是則有剖斗折衡者矣則有尺短寸長者矣謂之謹權審度其可乎哉漢廉范黄憲皆字叔度意亦若此憲則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則不禁火而民安其業見之歌謡千載之下猶可

因是而想見其流風善政令子奉家庭之訓種學績文他日見之施為方之古人追伯叔之間耳謂之季度也宜哉

俞成夫字說

豐溪俞氏子信求字於吾友周尚文尚文字之曰成夫以曾論信以成之為字說以贈復質於余余曰嘗讀易矣大傳有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余於是知德行固不在於多言也嘗即其說而求聖人賛易之意

矣默而成之者德之成於己也不言而信者行之孚於人也德行兼該信成兩立字之之意可得而識矣夫重慎寡默其德美其才良非德行存乎其人未見名實若是其稱也遂為後字說

題跋

跋竹坪圖

嘗思古人好物者多矣皆一見而不再聞豈物遇各有其時抑亦人有古今之不相逮與如菊之見知於陶潛

潛以下未見其人也梅之見重於林逋逋以下未見其人也蓮之見愛於茂叔茂叔以下未見其人也豈果無其人哉特後之好者不逮於古人似若物不再遇焉耳惟竹之遇為不類焉嶰谷之管伶倫取之淇澳之什詩人詠之竹林由晉之七賢而名彰竹溪由唐之六逸而蹟著如子猷之居蔣詡之徑胡可悉數矧今日隱者之居有曰竹所者焉又有曰水竹之居者焉盖以其勁節可以比君子雅操可以耐歲寒故其見知於人也多人

亦由之而得名者衆矣監生陳回家於鵝湖之下種竹滿坪清風徐來緑隂晝永藏脩游息徘徊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或寫竹坪圖以遺之豈人心之所好者猶未衰物之所遇者猶未已與誠有默契乎余心者昔文同與可善寫竹頻濵蘇轍賦之有曰朝與竹乎為游暮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隂余家修竹森然與之為徒亦數世因其便娟靜好時時追寫一二以自適於懐數年來已為樵牧之墟荆榛之谷矣昔之猗猗其長

者今無有也昔之鈎如蒼玉者今無有也回也今處上庠出而仕也有日矣是相親之蹟漸以䟽闊之蹟漸以久其不為樵牧之墟荆榛之谷者幾希矣坪乎坪乎安得功名事業如李文饒而曰報平安者乎此圖此卷什襲藏之可也

跋石仲濂詩

風雅之不作久矣沿漢魏而六朝而唐而宋而元上下二千餘年世日降而道日替求其復古還淳也難矣哉

有識之士不能不為之深嗟而永歎也國子學正海陵石仲濂氏有志於斯故其為詩也一掃塵腐動法古人誠有關於世教者苟能由此而沿流溯源則三百篇之音不難到矣此余所深望於仲濂也洪武戊辰孟春國子司業龔斆跋

書泰和袁氏族譜後

余觀泰和袁氏族譜而知其賢於人遠矣大抵人之得姓皆由其上世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孰

不有自來於千數百年之前者乎然家乘之存者無幾豈不以世有治亂家有廢興而堙燬於千數百年之後者乎余閱人之族譜多矣往往痛系牒之不存而以古人之顯者旁蹊曲徑剽竊緒餘牽合世次美則美矣其如是非莫辨何有識者觀之不直一笑如袁之得姓亦久矣始於春秋之陳轅濤塗至漢之邵公晉之彦伯逮六朝以來名賢輩出本初公路亦一時人豪在他人則祖之宗之彦政乃獨斷自金陵八世祖以下以迄於今

蓋不忍棄其親而求其疏舍其真而取其偽也使郭崇韜聞之寧不大愧於心乎然自茲以往其來將無窮有志之士茍能奮其步武自我作古或立勲以善當時或立言以詔後世則袁之家乘在千數百年之下豈不汗牛而充棟邪詎可以今日所見少之也余以是而知其賢於人也遠矣彥政之子叔為胄監生好德而文必有以大其宗余故書此以遺之

傳

張氏繼美堂傳

春官左侍郎張衡顏其宅曰繼美之堂俾余為之傳余聞古之人家世之隆有累十數世不廢墜者由其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今之人有能紹續先人之緒業使休光令聞愈久而愈顯者由其能善繼人之志也此無他世澤之深長而後嗣子孫得以繼其美也歷宋元四百餘年而家益昌世益大者余於廬陵張氏見之矣張氏本金陵金陵以上必有顯者世次之遠不可考矣五季之

亂徙居吉之禾川又數世至景逵而徙居五雲鄉之鄧溪景逵之子諠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宋仁宗嗣位之八年也官至朝散大夫知象州朝散三世孫某由正字遷檢校官階宣義郎宣義二世孫漢良登淳熙六年進士第宋孝宗之十七年也官至朝奉大夫知潭州漢良二世孫震發藻發聯名舉進士於淳祐之十三年震發授登仕郎信豐簿藻發授將仕郎華亭尉宋理宗之二十九年寶祐改元之初年也其間舉進士者十有七人為

外戚者二人官國子者一人署丞簿尉從事者九人亦榮矣哉至元而隱居不仕焉今衡以本朝進士一再遷居今官是果能繼其美而又踐夫斯堂之名也嗚呼自五季以來世臣大族父子祖孫相繼以興者亦多矣皆名著旂常道光史冊未聞其後嗣子孫有能如張氏之永久者蓋必有陰功隱德默存乎天壤間故其受報之厚也如此惜余未之聞姑爲傳以紀其實使後之君子有考焉

松谷樵友傳

神農氏之後不知其幾千百年亦不可考其世次有裔孫焉彛其名而字之曰尚德居於上饒之西村去郭無半舍養高靈山之谷谷多古松其壽則閱歷歲年凌厲冰雪其貌則枝榦夭矯蛇蛟屈蟠其聲則悲風蕭騷暮雨朝籟先生與之處若將終老於斯而不厭焉因自號曰松谷然山深地僻寡侶無朋與居與游樵人數輩而已復加號松谷樵友居無何以府縣之辟分訓邑庠於

是樂育英才講明易學復相邑宰一新黌宮暇日偶還舊隱過谷口而憩息焉忽一老樵釋斧斤而前曰子非松谷樵友乎胡為乎復來哉子讀古聖書操古人行上以聖賢為師下以公卿為友往者乃欲與我曹為伍固已悖矣吾嘗聞之窮經將以致用也修齊治平之說吾子講之素矣空言無施聖人不取焉今子將出而用於時也此號未易其故何邪得非以終南為捷徑邪吾知出作入息而已耳仰事俯育而已耳古今禮樂一無所

聞語云友多聞益矣今子之所友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學則子強記博聞淹貫經史吾何敢與子為友以迹則子將奔走聲利覊紲仕塗尚何能與我為友斯名之得不其謬哉翩然不顧而去乃歌曰伐木兮丁丁鳥鳴兮嚶嚶入幽谷兮我則寧遷喬木兮吾何榮先生惘焉不樂倚而和之歌曰嚶其鳴矣胡然而鳴兮求其友聲胡然而聲兮我不爾同孰為良朋兮爾不我從誰為友生兮老樵聞之恍然悟翻然改曰固哉野人安足與言

詩願卒定交愼無相忘於他日

檄文

檄風伯文

洪武三祀上章閹茂之歲四月壬午鷲湖龔子致告風伯之神曰嗟嗟風伯於神最靈瀆爾聽司訴我不平自登此舟百爾靡寧矧值蒙恒枉過我程大化大鈞橐籥熙夷總總臻臻萬有不齊寒暑雨暘各有攸司惟風之神汝實主之翳我啟行登舟舍陸千里順流期日可卜

既具酒漿既殫忠告期爾之休為我之福甫踰左里要我三晨既過南康縻我湖濵鄱陽之泊大浪如雲行未崇朝坐則涉旬汝豈惟公汝豈知己何薄於余何厚於彼來者滔滔曾無息止雲帆高張我惄彼喜舜歷諸難弗迷山澤吾儕小人焉敢比德三叔流言姬旦就國拔木偃禾罪人斯得秦為不道危險三湘雖赭其山竟用回航灘水困溺漢志不揚發屋飛沙僅免覆亡昆守江陵孽災反滅赤壁之兵烟焰張烈惟此數者皆汝之為

今茲懲尤汝豈得辭無智無愚皆謂汝非人或有言咎
將安歸言未已如醉如夢閉蓬偃息忽有青衣翠裳背
負革囊手持節旛宛轉低昂從空而來揖余而言曰子
辭良多子心頗怨子學聖經豈不知變往古來今耳聞
目見我何爾疏我何彼眷江漢滔滔過者如流順之則
往逆之則留往者甚悅留者有憂禱而必獲人孰不求
循環有常無往不復一日回飈千里信宿誰後誰先曷
遲曷遠速亦何榮遲將奚辱吾子之行必無久稽恩命

不渝其樂無涯豈不遇順千載一時當此佳況德將安施辭訖風稍息予再拜謝曰天道無常遲速有命坎止流行順俟以聽

哀辭

游志遜哀辭

游志遜元敏系出廣平廣平之先歴世魏隋唐南唐皆為省部臺諫官宋遷於閩亦為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團以八行科擢高第者

覺民先生元敏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
數百年不廢墜號稱望族元敏號核生自少有志於功
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詹及鄉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
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陸文珪之薦授南昌
靖安丞廉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
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遷監察御史公慎明决屢有獻替
功恩例出簽四川提刑按察司甫六月被召戒塗没於
夔之雲陽公館自筮仕訖考終纔二十年由將仕佐郎

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倜儻好義不尚修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卓然無所屈撓自非家學有源平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願有弗酬者以不獲掃除先壟為怏怏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哀其願之不遂請為些以招之些曰閩之北兮饒之陽有膴其原兮游子之故鄉喬木蓊鬱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

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冕之豸兮昂昂衣之繡兮煌煌羽儀肅兮振朝綱霜載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遥相望命之衰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巫峽泠泠兮天一方魂魄歸來兮路渺茫

墓誌

故武畧將軍守禦永新千戶顧大常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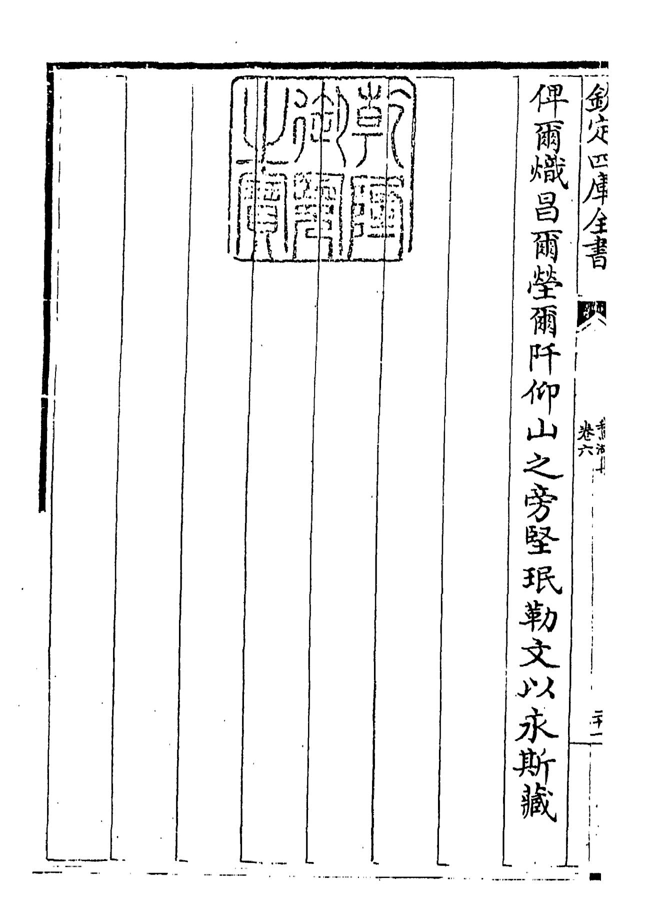
洪武十有七年夏永新守禦千戶顧侯武畧以考終其

年十一月其弟綸以本縣儒學教諭賀守約所述行實如京師求銘於國子司業龔斆斆項承乏教職於廣信郡庠守禦廣信陳侯某趙侯某嘗戍永新能道侯之政績余聞之久矣今日之請曷其敢辭按狀侯諱經字大常故居淮東泰州如臯縣世為望族曾大父某大父汝楫元盛時隱居不仕父彬字文質倜儻有謀才兼文武遭元運既窮兵革騷動率義兵保其鄉里及渡江所向無前洪武年天兵削平浙右由蘇之常熟領兵來歸以

功授江西吉安守禦千户尋改調永新積階至武毅將軍邊境寧謐上嘉其能洪武十三年以年老致政侯以嫡長襲父職授今官侯年未十五時剛果之氣綽有父風孝弟出乎天性閱武之暇講論經史游戲翰墨夐絶古今及居官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士皆畏而愛之無敢犯者永新自兵興以來縣市橋梁累遭焚蕩所存無幾侯悉新之居民以便十六年鼠寇竊發近鄉侯身先士卒雖深山險惡雨雪載塗侯不憚勞苦不日殄除十

七年夏永新疫癘大作母夫人感患劇疾侯衣不解帶
湯藥必親嘗旦夕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未幾侯亦疾甚
恐貽親憂語言如平時惟以弗獲終養二親為恨謂弟
綸曰予官不能盡事君之忠家不能盡事親之孝不意
永别汝其勉之言終奄然而逝侯生於乙巳年六月十
九日以洪武甲子五月十二日卒年僅二十後六月葬
於城北仰山之麓侯娶邢氏生二男俱蚤世弟綸泣曰
以吾兄之賢而遽殞其命邪何天畀吾兄之才德而不

予之壽邪謂仁者必有壽吾兄不當甫弱冠而即世也
謂賢者必有後吾兄不當有二稚而俱亡也不求銘於
當世立言者恐太史無所考遂湮没而不稱矣嗚呼侯
以武士而讀書好文如此惜天不假之年行弗遂其志
可哀也已為之銘曰淮壖之陽侯之故鄉積德累仁世
莫與京乃祖乃父世篤忠良賢侯繼之於先有光孝友
之性發乎天常博洽羣書繪句絺章保障邊陲武威奮
揚錫命寵膺弁服輝煌壽雖弗延其延者長有弟承家



俾爾熾昌爾瑩爾阡仰山之旁竪珉勒文以永斯藏